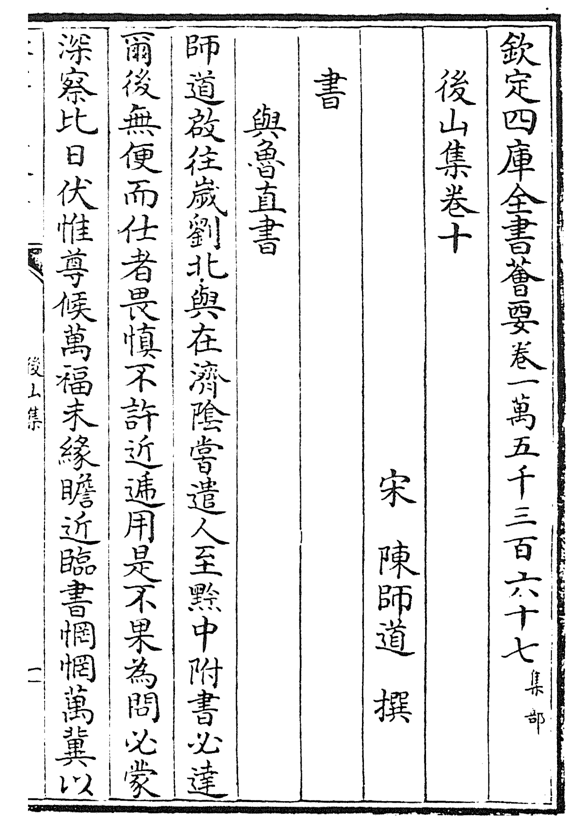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後山集卷十

宋　陳師道　撰

書

與魯直書

師道啟往歲劉北與在濟陰嘗遣人至黔中附書必達爾後無便而仕者畏慎不許近遞用是不果為問必蒙深察比日伏惟尊候萬福未緣瞻近臨書惘惘萬冀以

時為道自重不宣

師道再啓絶元夏末以例罷官遂赴部得監海陵酒明年之春復遭家禍居貧口衆轉舍往來而卒歸鄉里逮今三歲矣而法當居外射闕亦旣申部而請矣不辦一到京師又不敢數數申部今亦再歲矣不蒙注擬罷官六年内無一錢之入艱難困苦無所不有溝壑之憂近在朝夕甚可笑也自私自幸者大兒年十六解作史論小兒八歲能賦絶句時有好語聊為絶倒不知天欲窮

之耶欲達之耶邇來絶不為詩文然不廢書時作小詞以自娛用以卒歲毋以為念也師道再拜

無咎向過此服闋赴貶所相從數日頗見言色他皆不通問矣師道有詩文數篇在王立之處托渠轉致必能上達也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絶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誦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生能復相從

如前日否朱時發能復相濟否師道素有脾疾近復暴得風眩時時間作亦有併作時極以為苦若不飢死寒死亦當疾死然人生要須死寧校長短但恨與釋氏未有厚緣少假數年積修香火亦不恨矣師道上

王立之遣人來相賙云欲遣信且索書甚急作此殊不盡懷語所不及亦可自了何必多耶知命聞在左右偶多作報書不暇奉問萬萬深察不敢疎也王家人還萬覬一字令郎計康勝為學想有可觀人還可以數首見

寄否豐登兩稚不敢草草上狀向慕之意甚於乃翁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蘓黄文詩雖半簡數字必録藏以此失好於父幾如小邪矣迺知歆向無足恠者

賀許州梁資政書

伏審抗章避寵引疾就閒人之所嗟深為兩宮之至計自以為幸復託四壁之餘光恭惟安撫資政以公恕之心言者無怨以循良之政去則有思雖夷險之百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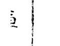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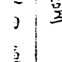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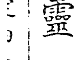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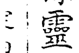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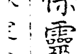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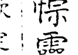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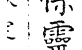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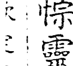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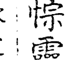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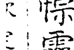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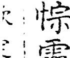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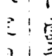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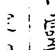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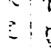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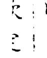
始終之一節迨茲登進方徯升平而不盡平生之懷遽起山林之興辭名逌禄雖自計之甚都挈國躋民如人望之未已即膺圖舊復此奮庸雅志不違急復東山之舊陰德未報終享博陽之封某以不虞之名誤被非常之舉間緣罪戾自取棄捐雖百毀之交興而一顧之不改永惟厚施何日可忘念方佐理之秋莫效暄寒之問畏人言之為累豈日遠而遂疎夢得自憐不識平津之閤仲郢圖報敢異奇章之門區區之愚筆舌莫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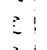
賀本州劉大夫書

光奉至恩鎮臨近服風聲所被人士同歸恭惟知府郎中大夫德盛而行高學優而文富名成於實既久而彌芳政出於仁所居而稱治洊更中外顯有勲猷倦青瑣之追趍思黃堂之偃息潁雖文學之國近罹水旱之憂倉廩既傾飢寒并解鯨鯢就戮金鼓不鳴方兹安養之秋樂得循良之吏斯民相慶舉輿五袴之心下吏自憐獨有二天之覆

代上運使戶部朝請書

昨聞行節已次外臺顧無半面之交空懷鄙意復託二天之賜敢後衆人敬修咫尺之書用伸燕雀之賀空函而往已切東陽之思一紙爰臨更覺荊州之重雖小人之懷惠惟君子之好儀感服之深夙宵未已伏惟運使戶部名成一代德貫四科贊治南宮國有九年之蓄出節西道政回千里之春即慶褒嘉遂膺圖仕炎蒸方熾輿息惟時向往之誠筆墨莫盡



代與宰相賀正書

歲時月之三元惟此夏時之正德壽康之五福莫如君子之宜凡在陶鎔舉興禱頌伏惟門下相公御令以古同德於天行既久而益完言當事而成貴進退可度蔚然百世之師望實並隆卓爾千人之右為蒼生而再起與三代以同功迨此元辰茂膺百禄重戴憑於席為儒者之至榮登王導於牀極人臣之殊禮傾依祝詠交集悰靈

代與執政賀正書

獻歲發春驗天時之興廢履端居正觀君子之威儀伏惟某官抗志不羣誠身以善雄深雅健文為一代之宗敬義直方名列四科之上出遘亨嘉之會踐闕一字中外之難致主惠民已著大儒之效因時受祉益隆仁者之年傾祝之深翰墨莫盡

代罷郡謝執政書

獲解郡章言還里閈荷庇庥之有素懷感愧以交深伏

念某一被選掄屢更任使初無閥閱以謝生成昨者罷使朔方分符近輔遽蒙易地皆出異恩惟此東州素稱劇郡盜居天下之最吏用柱後之文承平百年風俗一變枹鼓不作囹圄屢空顧無施設之勞不覺歲時之逝及瓜而代曾不滯留奉身以還又逃罪戾伏遇某官潤色皇度肅清海隅元無一物之私均被二天之賜致茲迂拙終獲保全顧雖顓愚亦知感激受一錢之贐無循良之可稱奉三歲之凡顧筋骸之難强

賀亳州林樞密

辭榮就逸按節殿邦公議所同深惜袞衣之去輿情胥慶又聞竹馬之迎顧此東藩實惟舊治吏民安於條教草木識其風聲豈其歲月之間復見羽旄之美歡聲一動和氣四來不勞施為復此安靜伏惟判府樞密智周世變道與天同蔚然儒者之宗卓爾名臣之右終始一節出入三朝雖屢屈而不移故既壓而復起迨茲登進方傒奮庸而功成不居名下難久既與時而進退寧有

意於去來雖雅志之不違如蒼生之失望天從人欲政在老成恐坐席之未溫而鋒車之迅名顧惟庸妄早辱知憐家禍私憂不勝多難辟窮就食固已屢遷方虞溝壑之憂莫致寢興之問永惟眷顧肯賜棄捐五月披裘未負平生之待千里命駕敢忘向慕之心

答陳先輩書

洙泗之間號稱文學之國教化所被莫如庠序之人時有異材出由公進迨茲馘選遂及吾宗左學修詞秀三

楚而著目東堂落筆駭衆觀以輿嗟擅兹翰墨之場優入英雄之彀顧揺揚之在俊致駸尋而度前雖門巷之縱觀榮如晝錦而高明之用意志在冥鴻更觀已試之言見於行事之實其因依末眷嘗被餘光共學十年未有涓涘之補一日千里益知驥騄之能書問見貽感銘斯切惟區區之鄙意非卒卒而能宣顧兹遲暮之年更有子孫之寄

代賀郢州宇文學士書

報政南陽改符東道惟此濟河之奥號為盜訟之區非
得循良莫宜鎮撫申令既下百城聳觀旬浹之間千里
自得伏惟安撫學士名高肅物德盛照鄰請學成家屈
諸儒而著籍屬詞高世追三代以同風稍更中外之難
顯有勲庸之著果膺眷顧入奉威顏宣室之問賈生已
聞前席潁川之留寇翼不待經年遂秉國鈞以從民欲
某誤分民社獲奉教條顧無一日之長方託二天之庇
傾瞻之素翰墨奚殫

賀鄆州宇文學士書

升華内閣換節外臺凡屬私人舉輿善頌伏惟安撫學士德以善世政為吏師直方大以積中智仁勇而兼用向由禮樂之府出分民社之憂三年四遷肇見用才之意一日三接益知注意之深迨此告成遂膺圖任其向者名在學屬迹遠賔階初無左右之容遽有賢能之薦雖古之所謂知己何以異斯而士之尚有烈心孰不懷此惟是寒暄之問阻於道里之遥闕然不修非自為於

簡外永以為好亮不技於數疎孰知其然恃以不懼幸此照臨之下頗效其愚顧惟遲暮之年未有以報

賀慶州高龍圖書

嚴奉俞音出臨邊府人望所在歡聲大同恭惟經略龍圖郛魯宿儒金章舊族恩素隆於三接名並列於四科出將入卿皆以賢而選進建功施化不待歲而報成超然戚里之英皇爾士林之秀緣東朝之故意分西顧之新憂授以專征隱如敵國上金城之策雖始異而終同

勒燕然之銘將超今而映古高秋爽氣大旆啓行更圖寢食之宜少慰士民之望

代賀京東盧運判書

光膺帝制就領漕權公望所歸輿情稱慶恭惟運判寺丞材猷絶衆學術承家蔚然齊魯之英卓爾詩書之府頃持使節出按東方千里農桑家有倉箱之積百城冠蓋人懐冰蘗之心聲烈燉聞襃優並至雖爲漸進當復超升未容坐席之温即應鋒車之召遂登禁從以潤朝

廷某幸此備員辱居屬部為邦政拙作德心勞顧無一日之私已有二天之望

代與運使呂少卿賀正書

惟四序之有初昔人所慎舉一觴而為壽君子攸宜恭惟運使少卿識貫精微學窮淵奧夷險著古人之節談議居諸儒之先履此令辰茂膺顯相遂承召節甫置禁林某叨守郡符阻陪賓次瞻頌之表筆舌奚殫

代與鄰郡賀正書

行夏之時爰得天元之正履端於始莫如君子之宜辱在親鄰舉興善頌恭惟某官器涵遠大識達幾微溫然儒者之流卓爾名臣之節宜膺吉旦顯受殊休瞻頌之私敷陳罔旣

泛回賀正書

司歷告時君子慎始末遑伸慶先辱惠音永惟天序之初宜享吉人之報區區之祝卒卒奚殫

回隷州守

祇荷誤恩復司外學方承大芘徒切至懷伏惟某官清白承家文明燭物出入省寺已宣布於風聲選用循良足慰安於瘕瘵顧兹漏右方報政成豈意妄庸獲奉條教青衫白首尚懷五斗之謀黄卷赤文莫副諸儒之問傾瞻之素翰墨奚伸

回交代

永惟平日遘聞聲烈之詳豈意暮年獲託交承之末輿言及此為慰可量伏惟某官學以成家德方名世抗諸

儒而著節度兩漢以修文方聖君側席之求乃賢者彙征之會佇膺嚴召即慶峻遷某已戒行舟方趨賔次傾瞻之切翰墨奚伸

判官推官

蒙誤恩之逮下還舊貫以起家愧非文學之英復冒師儒之寵永惟僥倖有愧心顏伏惟某官婉畫佐州彌文飾吏士有登門之峻寵深入幕之親尚德有年趨風在即傾瞻之切翰墨奚伸

與曾樞密書

納溝斷水僅逃樵爨之憂抱極列星但仰文明之燭向緣餘黨例罷故官一廢七年日有投荒之懼十年九死卒完填壑之軀旣逃影而匿形故使人之忘已比再蒙於除吏敢自比於常人稍紓平生之懷復修左右之問永惟陳迹未賜削除引領師門莫知遠邇恭惟樞密光禄大夫材兼文武身任安危毅然處羣枉之中隱爾如九鼎之重仁人之言屬乎耳公家之利知則為鎮撫四

夷已告功於清廟平章百揆方申命於大廷重念某早辱知憐晚罹憂患每竊聞於親舊數見問於死生白首玄文終不移於素志日暮途遠已有愧於初心傾倒之誠敷陳罔既秋陽尚熾幾務惟繁伏冀上為廟朝精調寢寤

賀翰林曾學士書

内翰文丈名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繫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之流不雜

用於他材故專敀於夙望成命旣下歡聲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羣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兄弟相望乃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事顧惟庸妄早辱知憐雖老棄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存側聞新命之傳倍有輿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為廟朝精調寢寤

上范相公書

南北相望間有湖山之阻死生未保莫遑簡牘之脩永

惟道德之流宜有神明之相起居自若瘴癘不侵藥石
未施視瞻如故蓋天方將大任故再試以艱虞而人望
小康宜三還於廊廟此方内之所共豈小人之敢私恭
惟宮使相公壽考百年險夷一德卓爾名臣之冠凛然
先正之風為古人之甚難處天下之所獨正言直道家
有其書履險處窮孰見其際恐安居之未定即名節以
促行正位上台永康四海秋陽方熾舍省云初伏冀上
為廟朝善調寢寤

代乞郡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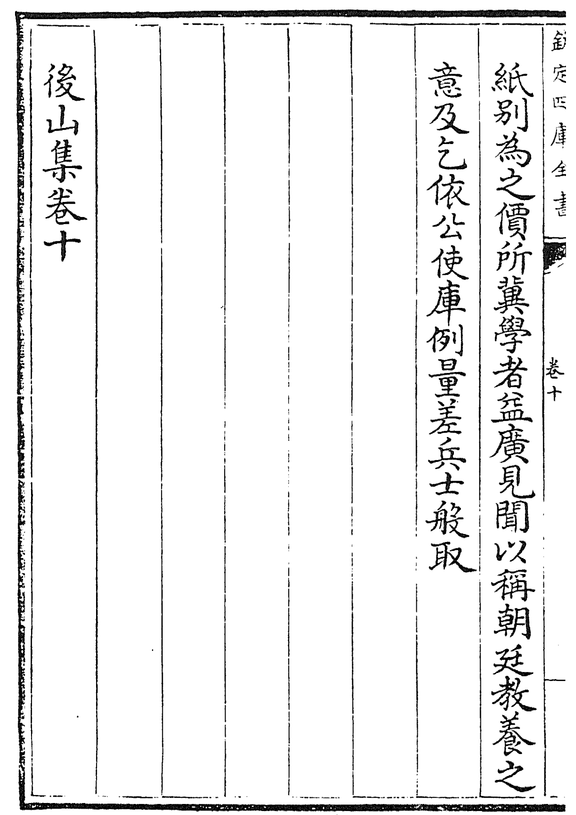
臣近累具辭免新命陳乞外任伏蒙聖恩未賜俞允愚誠不切天聽未回義之所安言不能已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施報之道也故上有好禮之君則下有行義之臣各盡其道以致其和陛下於臣可謂盡禮矣臣事陛下敢有不盡義乎傳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又曰陳列就力不能者止夫古人之仕者三諫則去豈懷怨嫉自絶于君蓋先王之制其退以義以防臣之

苟容而忠臣之心以去為諫尚兾君之感悟今臣可謂不得其言矣而況衰病寖加筋骸莫强睛瞳昏眊白黑僅分又可謂不能矣負二宜去尚欲何求臣若冒罪强顔奉詔居住則𥚃黷聖聽徒為空文豈特言行相違抑亦欺君賣友惟其死守不覺煩言恭惟陛下惜臣之去不若用臣之言臨臣之恩不若行臣之義察其迫切忍不聽從雖渙汗之命莫回而匹夫之志不奪伏望聖慈早賜除臣一外任差遣

論國子賣書狀

右臣伏見國子監所賣書向用越紙而價少今用襄紙而價高書莫不迫而價增於舊甚非聖朝章明古訓以教後學之意臣愚欲乞計工紙之費以為之價務廣其傳不以末利亦聖教之一助伏候敕旨

臣惟諸州學所賣監書係用官錢買充官物價之高下何所損益而外學常苦無錢而書價貴以是在所不能具有國子之書而學者聞見亦寡今乞止計工



紙別為之價所冀學者益廣見聞以稱朝廷教養之意及乞依公使庫例量差兵士般取

後山集卷十

後山集卷十一

宋 陳師道 撰

序

茶經序

陸羽茶經家書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内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脱誤家書近古可考正

自士事其下云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為二第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為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者乎昔先王因人而教因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

詩書道德而巳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季卿季卿不為賔主又著論以毁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闕一字乃所以同於民也王務本而趨末故藝成而下也學者愼之

王平甫文集後序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俞聖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羣下士

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實而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蓋天下之美則於富貴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

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於家信於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後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於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元豐四年七月五日

秦少游字序

熙寧元豐之間眉𦵏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容揚秦子過焉豐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説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子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别去余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别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

如杜牧之强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國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復境土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常試以語公又以為可於子何如余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為

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得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才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里田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成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庳御駑候子

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為子賀蓋自此始元祐元年二月一日

送邢居實序

始吾來京師得邢生於時吾不為今學隱約俗間游居解散族黨不親生不顧計世所好惡數從重容過下里窮日而後去如是者數歲士之從吾遊者始若慕向繼以怒辱昔欲唾其面而今願交去來紛然生固自若也生既出遊於世師儒達人皆大父行天下望至忘齒屈

勢與之交好譽聞甚偉元祐元年春生從其親出於漢東世之知生莫吾先於其别請以言贈夫君子之取人原其本其棄人待其定故取之於始達棄之於始衰吾始得生年十五六識度氣志已如成人有其質也如木之始生玉之始斵顧其所成就何如耳生可不勉乎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甚矣德之盛也士志於善以成其德德者道之本也行者道之用也行始於身而及其親因親以君因君以國行至於民則盡矣故為道必

始於君公輸子之技不以規矩無所用其巧是之謂法法者古之制也君子以法成身以身成法言以古為師行以古為則雖然因人而言也譬之宵行假明於燭而燭非明也而學者以為明謂之已矣言者自言也行者自行也謂之成德譬之目焉升高臨下物無遁形故無擇焉故為善必始於法士莫患於偽而徒善次之名在於善而實不至謂之盜身在於善而意不至謂之偽意在於善而義不至謂之徒善徒善者非古之制也可不

擇乎君子學而後行以成義也故為法之始於學于是明古之制與其疑謀貳行隱志晦德而論著其合否考之其世稽之於經質之於友而定其論使學者有考焉

仁宗御書後序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於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為德異以為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

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窓靜几時一為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狥今滯古則舍己而就規矩狥今則畧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為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

大字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三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為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之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元祐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潁州教授臣陳師道謹序

寇參軍集序

大父鹽鐵府君外大父韓公與文忠蔡公好太常少卿寇君蔡之出也游二大父之間而輩先君而君卒二氏之子弟居同邑學同文情同好也寇氏之伯曰元老喜事而多能張李氏之墨吴唐蜀閩兩越之紙端溪歙穴之硯鼠鬚栗尾狸毫兎穎之筆所謂文房四物山藏海蓄極天下之選傾家破産急士之窮輕身下氣而交名勝士多歸之者其季曰元弼一無所好顧嗜酒與詩方

其展紙濡筆立下疾行倏忽數十百韻衣冠在傍合手起色駭歎不暇然成輒棄去不復愛非如世之詩生窶士牽課臨倣吻頰鳴悲歳鍛月煉者也昔魏晉之士當嫌疑之際能慕名著節而身在位既不得去又不可死於是有託以逃其生别離羇旅流放憂畏之士顧無可樂之事有託以快其心私恠季氏無一於此仕雖不達而不以事經意其於失時則輕而亦好酒無日不醉苦心竭思搜索腎胃如與世士出音作新詩多而鬬捷以

角一時之名者與之久則渙然解超然悟而後知其非嗜味而嗜醉非遺意而遺事也其學陶氏公孫氏者與元弼既沒家無留藏其子某索於里中得詩若干首文若干首而第次之以請於余余勤其成而尚其志也為之序而藏之兩家使後之人知吾與若世好之如此也元弼名其仕為許州司理參軍元符二年八月癸巳居士陳師道序

持善序

世之力者有五曰佛曰法曰善曰惡曰願善為至矣然難行而易失士之始學善新而惡熟福輕而障厚既難其大矣而小人作𣪠其為善豈惟其難而魔力撓之也其為不善豈惟其易而業力使之也是故先佛雖有種子之喻又有湯冰焦穀之比且堪忍之土界則五濁時則爭鬬人則弊惡緣則空法則末刼則陷為之不亦難乎善出於習而習不足恃也中人而下善惡並作而更報一出三途則失之盡矣豈惟其然異世則失之矣聲

聞所不免況於衆乎豈惟其然異念則失之矣前念之善與念而盡後念之惡與念而興其失不亦易乎雖然為善有道願者善之所出也願之為善縮業之於惡能持其人使不退失故無願則無善無業則無惡是以學者先願而後善豈持善焉雖法與佛有不由此者乎故華嚴七地之菩薩大願力所攝如來力所加自善力所持而得無生法忍聖且假之人況其下乎夫願本也善與法佛條葉華實也善非願不生佛非願不成更百化

而弗渝盡未來而不斷其為力大矣願者心之用則有自功以理為因以先為證則有他力具自他之力不其宜乎證至於佛為法一空其所不盡者願也衆生盡則願盡其無已乎若夫善而無願與願而非理則為福而已敬則貴恵則富世有貴富而無不敬恵者以其無願而失之也雖然士以私智而為願孰效先佛之已試乎先佛之願莫大於妙德莫要於普賢十方同一時住世之佛皆我所導而後成聖不亦大乎萬德之行出于十

願不亦要乎是以諸佛同贊而過之菩薩自謂不及也元祐二年春徐之東禪主者懷超夢出庭中見二大士相繫於木下惝而問之對曰此陳教授氏之物也是夏師道始承命至則館於東禪豈於二大士緣有素乎紹聖二年之春客東都晝而燕坐見大通禪師俯指授使具二願於是頗頗採華嚴寶積而第次之願與信者而盡心焉元符二年九月闕日居士陳師道序

送參寥序

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遊卿大夫之間名於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張弛人之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鷙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元符之冬去魯還吳道徐而來見余與之别餘二十年復見於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己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

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為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之為丈夫者乎於其行敘以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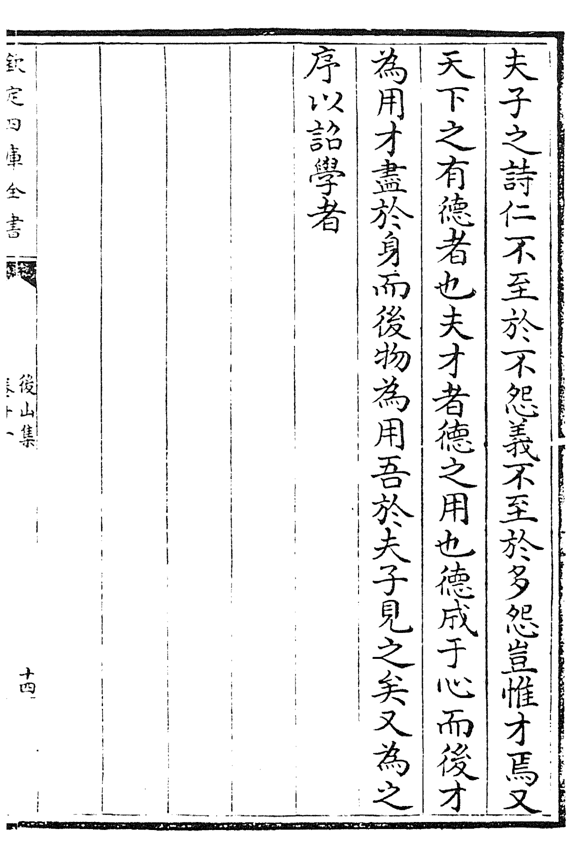
顏長道詩序

萬物者才之助有助而無才雖久且近不能得其情狀使才者遇之則幽奇偉麗無不為用者才而無助則不能盡其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才也若其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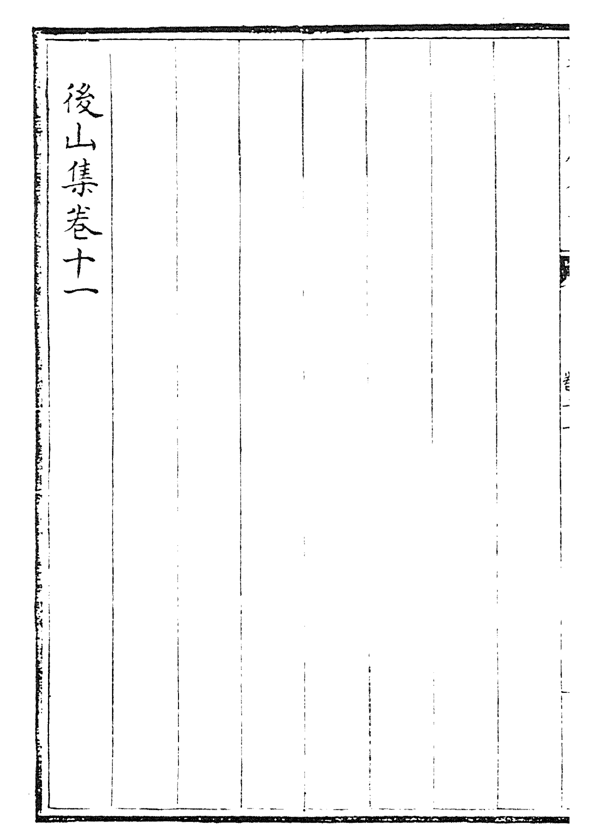
於心不借美於外無視聽之助而盡萬物之變者其天下之奇才乎比出東都門沙行數百里來河而城者今澶州之治也平林曠野荒墳故壘甲士介馬無脩阻麗華之觀頽垣弊廬棘荆沮洳無池臺苑囿鳥獸魚鼈之美吏不勝事一飯再起經年相逢交馬顧揖不通勞苦無飲食歌舞遊從之樂征商榷酤號稱職官身雜徒吏下爭細微無閑燕之樂彭城顏夫子居既踰年矣元豐四年邑子陳師道西遊京師遂見夫子於北門請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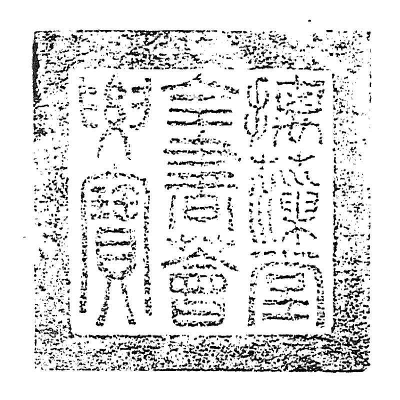
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干篇羅絡隱遯穿穴險恠遇事以發憤因難而見奇如在巖崖之下洲渚之上陰林叢竹空曠莽蒼之野月星風露煙雲杳靄之際漁釣弋獵樵蘇耕稼之間不知其居弊陋之内市井之中兇盎之側也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可謂美矣而於夫子猶其粗也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詩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妾婦之事夫也為人之子而父不愛焉為人之弟而兄不愛焉為人之妾婦

而夫不愛焉則人之深情皆以為怨情發於天怨出於仁舜之號泣伯奇之履霜周公之鴟鴞孔子之猗蘭人皆知之而不怨有仁焉東鄰之子西鄰之父不愛也人雖徧心莫以為意謂之路人夫婦之恩窮君臣之義盡然後為路人路人則不怨責全於君子小人則不責也謂其不足責也致怨於明主昏主則不怨也謂其不足怨也則又不怨故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怨不怨則忘其君多怨則失其身又有義焉此其所以異於小人者也



夫子之詩仁不至於不怨義不至於多怨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于心而後才為用才盡於身而後物為用吾於夫子見之矣又為之序以詔學者


後山集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後山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九 集部

後山集卷十二

宋 陳師道 撰

思白堂記

元豐四年余遊吳過秀見林侯侯家於蘇而官學於杭能道其江湖山林之美遊覽之樂而甚愛思白堂也其秋八月就舍錢塘問思白之堂而往觀焉臨淵而望西

山樓觀出焉淵昧而林茂魚鳥樂焉江海山澤林廬之氣相錯風林水麓鳥獸之聲相亂而雨霜寒暑晝夜之變不齊也慨然懐顧昔人之風聲而樂一時之得意宜侯之甚愛而不忘也而耆老豪傑文學之士請載之石以侈其賜余未有以辭也湖之東洲保寧之寺故唐刺史白公居易燕遊之所也近時律師某治其後堂而請於侯侯於是名之以致其思又大書之以表其處而思白之號聞於吳中夫前世游居之士有傳於後者多矣獨

有意於白公何耶進則效其忠退則存其身仁以成政文以成言此公之行而後世士大夫之所為思也公為刺史知民之啬於水築塘浚井利至今豈特士大夫之思哉夫怨其所惡思其所好人之所同士以德言民以功利其所異也而吏無全能故上下之論不一若公則思者衆矣士之為善誠無事於言而行終其身功盡於事必待言而後傳則又不可已也公言見於書行見於史故今有以思之此言之不忘而記之所以作也林侯

嘗以集賢校理通判秀州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文學行治略與公等後之人又將思之其可辭乎明年而余北歸又明年而為之記不知余文使人思之如兩侯否六年八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記

二亭記

居則行其仁仕則行其義家非仁不親君臣之際又有義焉仁始於身内有以使同其樂於天外有以使同其好於人故宫室苑囿以燕其居車馬器服以效其用賓

射燕饗以廣其意故能羣天下而世守焉錢塘闕氏於其居之右地積土為坂伐石為壇而藝以藥坂之下有甘井焉挾以二室左竹右木斷而不斷命其坂曰藥坂壇曰芝壇井曰丹井左曰巢亭右曰節亭自是闕氏之父兄子弟仕而休者與夫學而未仕者朝夕在焉府縣之吏鄉邑之老與夫四方之過賔間從其遊所樂雖異而各有得焉嗚呼可謂仁其身矣引而近之守莫固焉推而外之政莫善焉闕氏為吳大家世有彦士其宦於

朝三人仕於州縣者四人處而學者又十有幾人因而大之其興乎蜀方士李翁曰石有玉可攻甘井可化丹砂而未試也後有貪者將剝石以賈玉竭井以市丹砂闞氏盛衰於是見之作亭之明年闞氏之良彦瞻來京師以告其僚友游舊於是士大夫之能詩者皆為賦之而屬余為之記元祐元年八月丙戌彭城陳師道記

徐州學記

夫祭之有報以反本也是故食則祭先飯飲則祭先酒

耕則祭先穡桑則祭先蠶畜則祭先牧祭夔於樂祭龍
於社祭棄於稷祭皐陶於理祭周公孔子於學祀周公
非也治始於伏犧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
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蓋治成於周公行成於
孔子故學者主焉自唐改禮孔顔及今元豐繼以鄒孟
其與後之學者從祀而禮成徐故無學天禧幾年承相
濮陽李公迪来守改廟為學置師弟子請名與田以教
養之徐人始興於學而仕者衆矣徐地東近齊魯北屬

趙魏南引江淮西通梁宋四衝六達之郊南北之亢頸也南守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江故於兵家為守攻之不克時民亦連年歷戰力極而亡故進則可攻退則可守形利勢便先發後從故項氏當都臨制四方宋武常守并護南北晉隋之間實以重兵稱謂大府葢古用武之國故其人悍堅恃氣尚力易為剽竊然質直謹言諾寧死不隱故犯者雖衆而易治葢可撫而教也熙寧幾年始置官師廣弟子員元祐四年中書舍人番陽

彭公出守使其從事告於廟而新之又加其舊明年學成公率其屬文武之士祭以告焉於是州之學士大夫耆老子弟樂公之承上而報本也合而為詩以侈後觀其詞曰

獲（一作洙）泗之間大彭之國霸者之餘以武為俗雄桀之氣樂於盜賊亦有仁政莫救其成國之有學王教以明示之好惡靡有不承廟學崇新自我兩公皇化其東徐方攸同桓桓三聖七十其徒俯僂而趨有嚴其祊有堂

有庭居有室廬右絃左書伐鼓于于成則有毁物惟其常前者不已後者其忘

思亭記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其貸邑里葬其父母兄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鬬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存好惡

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而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兎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哀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於忘之者逺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

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元祐七年八月三日

彭城移獄記

徐居東方為南境梁楚之郊其地四來無林澤之阻其

民拙木無武擊之技而其治多獄其獄多盜多刼論以重典購以重賞死者歲以百計購以巨萬計余徐人也知其說焉慶歷嘉祐之間曹濮兩州稱為盜區始用權制而徐故無也治平末有為徐守舍蕭盜夜穴其室私其裝焉於是請用重法而盜由是興古之為盜有三情民無生業惡子多費取資於人凶年窮里老弱死閭巷壯者起而自救郡國亡命依阻探丸以緩朝夕今之為盜有二兩軍亡卒無以自存縣之尉士終更罷歸凡民

去耒耜吏邑市偷隨侈靡不能自達而其技足使也重法之盜有二姦猾誘民為盜而反告逐捕之吏以竊為强上下相通以掠服之不然毒死獄中以幸賞徐之盜有二其愚易罔其拙不能自明凡為盜者五而徐之為盜九凡盜不急利則緩死而徐之盜以身為市而就死也凡盜抵法而徐之盜罔於法也可不察乎夫刑之不勝盜久矣故季康子以為患智之不勝盜久矣故趙京兆盜謀輙覺而不能禁也購之不勝盜久矣為購以盡

敵也盜可盡乎然則前三者可不可也劉叔貢父為曾州盜賊衰息犴獄屢空或問弭盜之術叔貢父曰吾何術焉不以重地視之而已有為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先君子所說先吏所為世必以為難而今人所行世所共知者復何難哉葢世以簿書訟獄為治故意不及其外而一切絶之非行之難而不為也此兩人者特一其所遇敬其所事而其效如此又況古人之善其身而行之者乎彭城獄故近市汶陽梁叔

忱廢縣圃而徙之為南北之室以時寒暑不以考掠而獄益明叔忱為令有能方地數百歷年數十未有其比余為徐學官過之見其興作而乞余為之記會徙潁不果作明年獄成使来告而記之後之人以余所稱為心以叔忱所治為法彭城之獄庳其清乎叔忱名子諒丞相莊肅公之孫以奉議郎知縣事云元祐七年六月十五日陳師道記

彭城縣令石記

慶歴初西邊弛兵益修政事謂吏之近民莫如令始出王官行縣事以休其民益自選人三考用舉者為令令三考用舉者為京官京官滿三歲為朝官益士之選者以選士治劇縣若相宜然而猶有不合者豈法使然哉徐為州部五縣而四用選令縣故為難治而彭城其尤也昔漢宣帝責成郡國守相班班聲蹟可紀今選士為令於古為加詳而吏治不晝如古其故何耶蓋漢承秦獘綱目疎闊吏自為治故易為功而非王制令法令備

具上下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常患不盡其用故其治難無赫赫之功雖然善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不寃亦可謂良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循吏不列縣令豈以令非王官不登簡策畧而不書耶今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勉使史氏有述焉令廳故無記承議郎梁君始追紀其名氏列於石凡十九人記與不記不足為吏能否而梁君力能及之為有餘也元祐七年八月十四日陳師道記

披雲樓記

曹故周之城國亡而為邑陶之故城是也陶之西南有丘焉禹貢所謂陶丘墨子竹書紀年所謂釜丘圖記所謂南右山而州人所謂南魯大師之墓者也漢哀帝由定陶王而為天子尊其父恭王為皇帝置寢廟如祖宗周丘而城以為陵邑今州治是也州之北數里而近兩丘相屬六國魏王之墓也有岡自東北屈而西南隱如伏龍魏之所以葬也擇地而葬尚矣而曰魏隧王墓者

以其始隧而葬也其後名州曰左城墓曰左山岡曰左岡記曰左山其下多左姓故名然莫得而考也余謂爾雅埏再成爲陶釜者㒵也猶陶也而皇甫謐云舜陶河濵而名郭璞又云在定陶城中者皆誤矣然則州之所治猶曹國之舊也朱公謂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所交易班氏亦謂堯作成陽舜漁雷澤湯居亳故其土有先王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服以致畜藏秦漢去今未久而幽僻荒虛商旅不出其塗五代承唐之

亂田里壯少棄本業酒食歌舞馳狗馬飾冠屨強悍喜攻劫佩刀引强指人之藏以為費至殺吏士冒城郭皆與古異世亦多變矣故常選用武吏重法厚賞擊伐斬殺獄市無虛日號曹濮為盜區吏常日夜訊掠證驗省文書出購募調兵選將期會赴告不得休息故郊無臺池苑囿而府無門館賓不勞贈吏無燕賜號為輔州大府而威重不稱豈上所崇極而下所觀聽者哉曹近京師皇化所先承平百年風俗移易金鼓不作獄市屢空

吏始於其間興築除飾以待四方之賔與閭巷之士而来者繼焉堂館相望如諸侯居而連簷曲室坐者揮汗每盛夏常閉閤謝客於禮猶有闕也朝請大夫郭侯之為是州不忍盜賊其民必以仁恕而人益勸振其綱目百職具舉而府益無事又連歲大穰稼有藏積其明年之春始因其舊廣而新之為披雲之樓其地之宜與登望之樂棟宇之制為一州之勝而其費蓋不及民也夫人不可以久勞亦不可以久逸逸者所以大勞也勞逸

相濟然後身安而事治禮曰仲夏之日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昔吕不韋與其客記其所聞以為月紀則居高矚遠乃先王之政也而世之吏道致期會程文書以為治葢亦其一焉臺池苑囿燕射畋漁雖非政之所先亦非其所不為也今失先後之序與不勤其事而受其養者則有媿矣雖然吏之所以能有此者豈非世之承平歲之豐穰而政之暇豫也耶則居其職者可不知乎余常從侯而登極目四顧則昔之范蠡愼到穰侯甯武

子與夫漢魏之墓也其人非萬乘之君則其相也其功
譽富貴文學辯議皆驚世而絕俗而今日之風霜荊棘
狐貉之與穴也河濟之間禹之所治聲烈赫然而通川
廣澤皆失其故處使人悲傷慷慨而興起葢可採而賦
顧吾老矣力不足以及此而為之記紹聖四年十一月
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汳水新渠記

汳句於蕭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莨蕩渠出焉渠

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儀至浚其下為濄別為汳汳至蒙別為獲餘波迤於進陽東歴蕭彭城入於泗注謂鴻溝官渡淄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於甫田其後河絶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莨蕩而受泲蒙有獲水首受淄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於甫田又引而東明非

禹之舊也書曰濟入於河東出於陶坵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泲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莨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莨蕩無出淄獲無始葢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汳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於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泲或河泲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闊略不具辨始末葢皆不

可考也自漢末河入於汳灉注兖豫永平中導汳自滎陽别而東北至千乘入於海而河復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絶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入汳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别而東南入於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畿爲白溝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汳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葢自王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来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

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
皆徙避之廬舍没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
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於
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
勞旣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决而
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謀而同欲紀
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
名其任善義不畏不侮以登於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

父兄獨有見於此者何也夫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葢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為之書八月二十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佛指記

建隆幾年皇師伐蜀一本云建隆初王師伐蜀曹卒有在行者樵芻山間數見光氣發地得石函藏佛指焉念無所置且畏奪乃破半臂而藏之老而歸兵乞丐道路開元寺法華

院僧聞而收之厚其供御數歲破半臂出以報焉後歸上生而僧持去客成武邑人迎供得舍利無數上生主者重寶通三論嚴律居衆供施不倦思有以還之會僧如東都過曹寶諭意他日赴供西里渡浰水遇而申之且厚其報僧行不輟寶反隨之及郭會僧市益焉其主見而訟之乃留寶請於州而得焉骨裂蒼然而無感應疑為僧所欺也余迎致興國院率私屬而敬焉供茶三盞澄聚為華余謂寶曰非聖何以致此其體壞色變殆

為物所觸耳如来鐵鉢祖師所傳曹溪所藏者南漢之霸迎入宫中傳之婦人應手而裂其何疑焉寶曰我以水一作水作玉匣而藏之使目可視而手不近可乎余應曰可退求於家無物可施為記其事使疑者信謗者悔富者施是亦助也語有之欲知前時視今日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其可以文施耶昔童子聚沙以戲見佛而施佛為授記之轉輪王福四之一其後百年阿育王是也轉輪四王相好同佛而王膚如錯人不可近

施之人勝故其報重施之物微故其報輕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無待於事而此何也葢等心而施則生與佛等沙與金等事奪於理故報隨於理心有分別則物有高下理奪於事故報從於事豈不為心也耶夫輪王大福也特一念爾顧其心之何如我以文施其不可乎雖然佛之報身以萬德窮其所以別各有因是以菩薩雖證道體而具萬行葢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也則以文施其有闕乎客有言曰曹近京師一有傳焉國將實

之覆且不保張之可乎余應之曰不然佛無去來而人有因緣因有厚薄故緣有時限緣之所在孰得止之前日也以悲為心明揚勸厲與衆與福則先佛之願若欲獨善而私有之雖緣於佛其非貪乎行不契聖鬼將奪之不待緣也寶以為然又曰我初出家抽架上書得證道歌先能成誦雖聽相論而喜性宗暇則讀之我豈與有緣乎三歲之後將參學於東南而老終焉余歎曰趙州臨濟皆曹人也今數百歲矣嗣古導今將在子與夫

人命呼吸間三歲不亦遠乎與其悔後寧好先耶子與時競時不待子也紹聖三年八月十日居士陳師道記

是是亭記

劉子佐巨野棨室以居名曰是是之亭而語客曰吾剛不就俗介不容衆而人亦不吾容也故吾勉焉是其所是而不非其所非又懼與時而忘之也以吾居耳目屬焉亦盤盂几杖服佩之類也吾其免乎客笑之曰是是近謟非非近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謟以病劉子晁子聞

而作曰事無常是亦無常非使天下舉以為非而子獨是之何所取正使天下舉以為是而子獨非之安得力而爭諸常與子問津於無可無之塗而弭節乎兩忘之圃夫安之吾是之所在又為之賦以砭劉子陳子見而歎曰夫三子之言其皆有所激乎今夫是非參於前子將稱其所是而黙其所非自以為得矣而曽不思黙而不稱則固已非之矣使世皆愚也其有知之者矣吾懼子之不免夫是其所非則為謟非其所是則為訕是非

不失其正二何有焉客之笑非子之病也夫道二理與事是也是非兩忘者理也有是與非者事也事待理而後立理待事而後行今使劉子忘而不有於事猶有闕乎晁子之砭非子之藥也劉子名某（一本云劉子名義仲）南康人其大父凝之有所不顧舉世挽之不能回也仕不合而去老於廬山之下廬陵文忠公為賦廬山高也其父道原面數人短長不避權貴羣居聚語是是非非公無所隱聞者至心掉手失掩耳疾走而略不以為意卒窮以

死而天下歸重焉今劉子博覽偉辨刻身苦思旣嗣其世向善讎惡亦不減其二父而能沈潛摧折以成其材故士君子皆樂告以善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瞀蒙之不知白黑之不分固士之所棄而盡言以招過又昔人之所戒也然則何施而可乎夫明天下之是非者智也正天下之是非者任也進則見於事退則見於書子姑明之二者必有一矣

紹聖四年二月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白鶴觀記

徐山不泉州治之南有平泉焉深明潔甘旱潦自如泉之上有老氏宮其地為彭城之西鄉皆曰白鶴說者曰泉有鶴下焉故名觀鄉又因泉而名觀有記曰唐高宗遺之所建也余讀杜光庭靈驗記曰天皇東封鶴集其壇使諸州為老氏築宮號以白鶴與石文合而說為妄其泉與鄉葢因觀而名也慶歷幾年築州之南郭吏從其學者求而不得乃曲其處以限焉泉與觀始異嘉祐

中農者趙真病死夢御鶴適野視下如江湖傑木行列蛇厲守之旣度控東山而下乃泗上定雲山也寤而愈以為老氏之祥盡其有以報焉道士劉歸真與其徒李道亨又恊衆而繼之以成其名以石而屬余凡數歲十餘請而不已則其可已乎夫老釋氏之教並行於世而有衰盛世遂以為優劣又謂教有利有不利皆非也夫二氏雖行而合委其所異者因於俗也至其隆替繫於世世之好惡則繫其習豈今之人於老氏未夙習乎昔

莊曾子休謂諸子關老曇惠與巳之道同出於六經而
老莊各自為家葢子休學於田生子方子方學於端木
生子貢而列禦寇庚桑楚皆寓言無實後之學者因而
成書至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略其序方伎有神仙諸子
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神地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
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咒法籙捕使鬼物
皆老氏所不道然其祈報禍祥驅禳回起昭昭不誣而
非余所能知也葢自聃休而後士不明於理而術益工

此其所以不振也耶而劉一士獨能有成豈不良哉雖然余有私焉劉行數千里受天師之籙於龍虎山未及行莊猶有待也今老矣盍輟其已能而勤其未能乎李方壯可任以事而嗣其志也如是其有不興者乎元符元年九月甲寅東里陳師道撰

觀音院修滿淨佛殿記

物有盛衰人有向背向盛背衰人則逐物雖然向則盛背則衰物亦有待於人焉吾州之南山太平興國寺山

之南北凡十有七院其東南隅别有勝果禪院始時寺之卧佛羅漢觀音為盛金馨之施門無虚日其後勝果興而三家替以故像毁不飾室毁不補革金不鳴而突無煙使人一視而等施則盛不極而事畢雖然人所避就物所豐悴豈智力所能元祐八年比丘某始舍衆施旣新其殿又載於石使人請者累至余學於釋氏顧自放使不請且強與之况其請之勤耶夫始之非難而述之難積土為址伐山出木虚日費財世以為能而競焉

易故而新就下而高事半功倍謂因人成事而不為也惟然故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豈特浮屠氏之役乎故其說以起廢為勝福則彼固知之矣院故有閣當諸山之衝屬雨洪之聲余從居者登而樂焉已而少者壯壯者老老者逝矣而前者之樂又為今之悲也身既與物同其盛衰心亦與時而遷謝則其所異者何乎覽者其自知之淳化初知制誥孫何以布衣来於時曹武忠王得罪右府以節来守門不納謁而一府無過之者院之楞

嚴講師惠泉召而致館且為治行明年而登上第其次路棖来貳使事而屬之且曰急窮而忘報交素而遠名僧之英乎路未以為然也泉知其意去游吳遂不還路至之明日過則亡矣於是賦其堂則其所興壊葢知矣元符元年九月己酉東里陳師道撰

御書記

仁宗皇帝御書兩紙四字其文曰善法行政其璽文曰帝籙皇祐嘉祐之間以賜其臣江休復於是休復為集

賢校理御試詳定官休復以文義誦説明習世務奉使有績列於名臣遂蒙顯揚能以翰墨歸藏於家而世守之其為平生之觀學者之榮至矣休復後為刑部郎中修起居注以卒其孫端禮以示臣師道使記載皇帝所以照臨江氏假寵子孫明示來今臣葢不得辭臣愚敬惟皇帝之於書極矣在位四十餘年外被四夷下逮百世口耳所傳紙墨所載德政道化有不勝言其不習而能者豈聖人優為哉臣亦不敢贊也臣生於皇祐四年

被蒙恩澤上下田里不畏不夭至於成人而不得望前驅之塵蹈後車之躅臣不勝至恨乃今幸得伏覽聖制見至人之用心附於不忘臣亦與有榮焉端禮學而不息文而又能世其家將復受賜矣元祐元年閏月己丑徐州彭城縣王鄉任化里臣師道昧死謹記

忘歸亭記

熙寧七年尚書水部郎中開封劉君剌守金州平政歲豐士民康樂迺作亭於北城之上以望牛山而臨漢水

以樂府僚屬四方之游士名之曰忘歸之亭又使其客彭城陳師道記其意曰西城治漢上游廬舍奥陋市肆落莫名雖為州實不如秦楚下縣山林四塞行數百千里水道阻險轉緣山間懸流遞折觸石破舟回洑平淵深昧不測射工水蛭中人多死陸行憑陵因山梯石懸棧過險修林叢竹悍蛇鷙獸卒出殺人家有蠱厲乘間行毒鄰里無過從行路不敢飲食擁掩蔭鬱日月隱蔽夜長晝短晅寒無時又多霧雨疾疢易作土踈河潤地

氣發泄人多病脚癈垤故宮頹城敗塚達於四境狐鳴烏聲日夜閒作使人悵然懐歸凄然發歎揮然出涙於是相與登斯亭以向坐則又志意舒徐氣血和平遽然而笑栩然而歌超然而忘歸其山川之美臨觀之樂不言可知言不能盡也士大夫去墳墓背田廬祖宗因友舊從戍於異域故雖君子無厭苦之志而有歸心居官有守義不得去念歲月之永而憂不可極作為斯亭與人同樂以居而忘懐其志壯哉公以治人私以養生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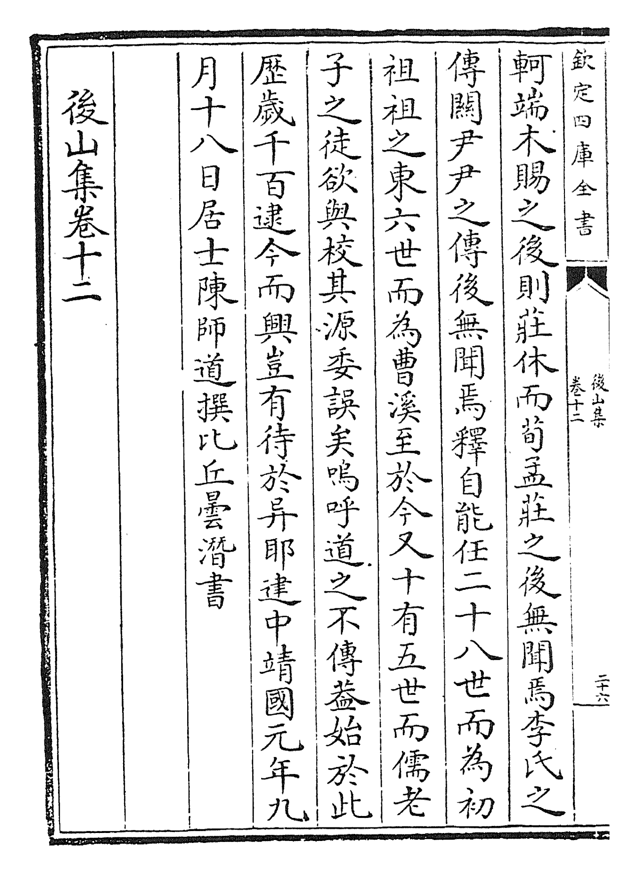
之政也師道敢不承君之命

面壁庵記

禪人祖圓覺老師自天竺来居嵩高少林道場葢面壁者九年二祖禪師斷臂立雪世舉知之而昧其處自少林行殿而西林篁蔭鬱千步而近度卻越阻羣山四臨前則少室諸峰峪嵷連層後則五乳崒兀擁掩如舉手内向中峰之下乃其故處有泉泠然始至無水則杖刺地隨舉而涌引而東出世號以錫杖而叢榛族棘荒穢

翳塞兎蹊雉域蛇虺所舍樵𢿘避焉元祐幾年留守簡翼張公求而得之始徃過焉使作亭以識其處除地得址層甓宛然後十有餘年知登封縣樓异復徃過之謂長老清江攘棘開道始有人聲馬迹再至則治矣盡復其故對曰下南山之木出西谷之竹伐薪以陶率少而役可立具其所乏者財爾异請任之於時衆治泰陵休於次异敬以請自監司與百局之執事及郡縣之令丞佐尉下逮工賈士庶不挽而同於是智者謀仁者施壯

效其力工獻其技為堂為室圖像陳焉守衛有次門廡有列𥂕十朝而具既月而成林出芝十有二本華各異色莖如漆飾甘露雨於泉池夜有光氣四起屬天合為大練東西數十里嗚呼其興可量也耶夫道一而今之教者三三家之後相與詆訾𥂕世異則教異教異則說異盡已之道則人之道可盡究其說則說亦究其相目也固宜三聖之道非異其傳與不傳也耶子孔氏之門顏閔冉皆無傳仲弓之後則有荀卿曾輿之後則有孟



軻端木賜之後則莊休而荀孟莊之後無聞焉李氏之傳關尹尹之傳後無聞焉釋自能任二十八世而為初祖祖之東六世而為曹溪至於今又十有五世而儒老子之徒欲與校其源委誤矣嗚呼道之不傳葢始於此歷歲千百逮今而興豈有待於异耶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十八日居士陳師道撰比丘曇潛書

後山集卷十二

後山集卷十三

宋　陳師道　撰

論

正統論

統者一也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貴也吾於詩春秋孟子見之也周南自風而雅王者之事也召南自家而國諸侯之事也公羊子曰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孟

子曰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正者以有貳也非謂得之有正與否也天下有貳君子擇而與之所以致一也不一則無君無君則人道盡矣吾於中說見之也王子曰中國有一聖人明之中國有並聖人除之夫列國並立而不相尚君子必致於一者不欲天下一日而無君也吾於春秋見之也詩降於風書絶於文侯之命則天下無王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也由周而上天下

為一由周而下學者所論者五焉有其位而不一者東周是也有天下而無位者齊晉是也有統而為閏者秦蜀是也無其統而為偽者魏梁是也上無所始下無所終南北是也正之說有三而其用一三者天地人也天者命（一作令）也天與賢則賢天與子則子非人所能為也故君子敬焉地者中國也天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禮樂刑政之所出也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者事也故君子尚焉一者義也可進則進可黜

則黜而統有歸矣吾於詩與春秋見之也西伯諸侯也

君子與其王平桓周之餘而君子奪其王也隱公攝位

而先君之元子君子與其君也桓公世子也王與諸侯

大夫國人君之而王法所討君子黜之文王西夷之人

秦與吳楚戎蠻也君子進而中國之也杞夏裔也君子

斥而夷狄之也曰周之東夷於諸侯其所有號耳故詩

降而書絶之君子葢有待也夫詩降而書絶則天下無

周矣王者可以作也而卒無以代之徒以先王之世天

下須君而復與之豈君子所欲哉桓文一中國却外夷出民水火之中有功矣天命不改管仲不得而革也夫周存之者天也文武之澤也黜之者人也天下之法也此周與齊晉之辨也秦之昭襄始亡周而臣諸侯及始皇又合六國而為一而學者不以接統豈不已甚矣哉以秦之暴疾之可也而不謂天下為秦可乎奪其統其誰與哉新莽漢之盜也而漢討之是猶夏之窮羿衛之州吁而齊之無知也而學者疑其年吾於春秋見之也

魯昭公之失國寓於諸侯而季氏服君之服行君之事也七年君子以其前繫之昭其後繫之定則以元始屬之建武其可矣此秦新之辨也三國之一吾於續書見之也漢中邦之舊也劉葛之所造也君子之所向也而地則四隅也德遠而功邇君子不得而私焉吴魏皆有志於天下又皆功於民而魏則中國也於是與之其得已乎此曹魏之辨也自晉而下則為陳陳亡於隋則有中國自隋而上則為魏魏而上為燕趙趙繼晉者也晉

之亡猶秦也非人亡之也舉天下而棄之智者得之而謂之逆乎其事則漢唐其名則霸其義則雖非桓文亦非晉之罪人也則有始石氏羯也慕容氏鮮卑也然居中國之位有中國之民而行中國之政矣是猶書之秦春秋之吴楚也燕趙不為夷謂魏為狄乎南北之變吾於元經見之也晉之東猶漢也屬而繼宗古之制也其所貴者以中土之無代也君子因其舊而與之猶周也皇始授魏進之也天也而帝晉者人也魏可貴而未貴

晉可賤而未賤故君子持之也持之者待其定也晉宋有其志又有其功而魏未有以勝之武文没而孝文興於是南北定矣故宋亡而帝魏也孝建之後可以奪矣而君子不忍者武文之澤也故因其亡而取之或曰魏假之華齊梁陳斥之蠻無乃悖乎曰夷而變雖未純乎夏君子進之也夏而變雖未純乎夷君子斥之也矧其純乎孔子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而不考其素善其變也又況終身由之者乎色斯舉矣而不察其著惡

其變也又況言咈行乎此南北之辨也學者擬梁而於新唐非其族也且其取之奪也非討也吾於春秋見之也楚北盜也而棄疾殺之君子書之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情不以迹也梁之有猶魏也此朱梁之辨也吾於正統基之經以定其論資之公以濟其義折衆說之在而歸諸正庶乎其可也

取守論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武夫策義可以進取儒

者用仁可與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敗

故漢取以詐力守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

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則可哭未有喜而

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於人武文同出於道譬

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動視聽皆用也

自末觀之手足異號耳目異使而世以為異者有見於

前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子修

身而天下平修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綦烏

也淵非名魚也而魚鳥從之者從其所也古之人行之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為法也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曰兔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以殺其身也譬之於盜足以致財而不足以為生秦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

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豈爲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伯迭興不得而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爭其守之也畏人之有爭心也故秦隋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愚黔首以止爭也漢高祖曰安得壯士守四方以禦爭也此其所異也私故也故世以爲異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難與慮始可與守成叔孫通之言也通之佐漢而進羣盜壯士其學既不足於取而天下既定因時便事使爲朝會祭

祀弁服之制以為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禮節文仁義者也禮以為節儀以為文夫朝會祭祀弁服之制是儀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通之學文不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遺後者其蕭何之法乎通何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由之者道也無為而無不為舜禹是也為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武是也假之者為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覇是也修之者為道者也故曰回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

七十子是也漢之於仁義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於已也有見於古而已其不迨於五霸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亡國殘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為仁是不知務也譬之於盜寡取以為廉忘其財之盜也子魚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商君論

士之為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為惡也亦然故君子論其大焉以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行治莫非罪也而論其大者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具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屠諸侯之民去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則屠之者人豈忘之也而又導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而已懐殺人之心操殺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亡者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兼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白晝而攫金者

也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為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革姦也而姦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善而患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善抑有志矣因其志而導之猶順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蔽其良心逢以桀惡百世之後名為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言捐國去位興賢以易政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

身也徇已怙終卒車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四罪者人有其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而鞅况具之耶是故秦伯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始鞅之説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説者謂鞅舍已從人茍合者也是不然夫懐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償以萬則賈者不售也若石則售之矣鞅之所懐石也而市之玉耳故其價易當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

者所以安也故曰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鞅以謂王者之郊不及其身數十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說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心所欲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就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並主而不忌朝無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怒毀著邁國而不奪故鞅得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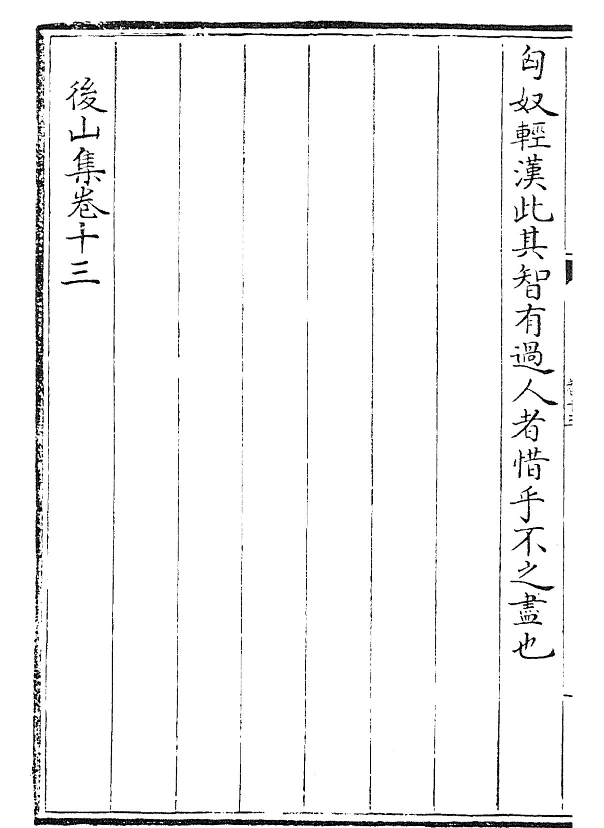
其術可謂善用矣用鞅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而待也當是之時子輿在鄀子休在楚不為無賢也遠者所不知而趙良之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乎不知人也

霍光論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

顯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内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鄰於奪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長而宣立旣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曰碑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

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惡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婚不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闕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收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曰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為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為不知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謂



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後山集卷十三